

東軒筆錄

宋魏泰著

下

進步書局校印

東軒筆錄卷之九

宋 臨漢魏泰著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為叅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嘗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其議論不合。多至相侵。率此類也。

劉攽王介同為開封府試官。舉人有用畜字者。介謂音犯主上嫌名。攽謂禮部先未嘗定此名為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而介以惡語侵攽。攽不校。既而御史張戢程灝并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為議罪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攽也。謝表略曰。曠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伎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蓋謂是也。

陳恭公執中為相。事方嚴。少和裕。尤惡士大夫之急進慶曆末。有郎官范祥上言。解鹽利害。朝廷遂除祥陝西提刑。兼制置鹽事。祥詣中書。巡白曰。提點刑獄而兼利權。

殆非無故。乞納敕別俟差遣。恭公曰：提點刑獄乃足下資序合入制置鹽事，乃國家試才。比已降敕陝西都運司以解鹽事盡交與提刑司管勾，而足下之意將如何也？苟有補於朝廷，固不惜一轉運司也。若靜言庸違，自有誅責，豈可預欲僥求祥以言中其隱，震灼而去？至和初，王荊公力辭召試，而有旨與在京差遣，遂除羣牧判官。時沈康為館職，詣恭公曰：某久在館下，屢求為羣牧判官而不得。王安石是不帶職朝官，又歷任比某為淺，必望改易。恭公曰：王安石辭讓召試，故朝廷優與差遣，豈復屑屑計資任也？朝廷設館閣以待天下之才，亦當爵位相先，而乃爭奪如此。學士之願視王君宜厚矣。康慙沮而去。

明肅太后臨朝，襲真宗政事，留心庶獄。日遣中使至軍巡院，御史臺體問鞠囚情節，又好問外事。每中使出，必委曲詢究，故百司細微無不知者。有孫良孺為軍巡判官，喜詐偽，能為朴野之狀。一日市布數十端，雜染五色，陳於庭下。中使怪而問之。良孺曰：家有一女，出適在近，與之作少衣物也。中使大駭，回為太后言之。太后歎其清苦，即命厚賜金帛。京師人多賃馬出入，馭者先許其直，必問曰：一去耶？却來耶？苟乘以往來，則其價倍於一去也。良孺以貧不養馬，每出必賃之。一日將押辟囚棄市而

賃馬以往其馭者問曰官人將何之良孺曰至法場頭馭者曰一去耶却來耶聞者駭笑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為人沽激矯偽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鄙市之語自扈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啟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之翊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拜唯安國受之而已時又有彭乘為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為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為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之成都府會西蜀荒歉饑民流離况始入劔門即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曰才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琪情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為挽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會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子養故一境闢子無大闕者一日謁曾魯公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

進擢然議論有所不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蔡曰。人之淹速。詎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記。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某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將十年。未見如君之言。熙寧初。富鄭公弼。曾魯公公亮。為相。唐質肅公介。趙少師忬。王荆公安石。為叅知政事。是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呂誨。范純仁。錢顗。錢顗之倫。尤極詆訾。天下之人。皆莫為生事。是時鄭公以病足。魯公以年老。皆去。唐質肅屢爭上前。不能。未幾疽發於背而死。趙少師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明仲老。彥國病。子方死。悅道苦也。

歐陽文忠公自歷官至為兩府。凡有建明於上前。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為。王荆公嘗歎其可任大事。及荆公輔政。多所更張。而同列少與合者。是時歐陽公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荆公乃進之。為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歐陽公懋懋邸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辭恩命。繼以請老而去。荆公深歎惜之。

富鄭公弼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還。仁宗嘉其有勞，命為樞密副使。鄭公力辭不拜，乃改資政殿學士。一日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捐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國耳。」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耶？」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仁宗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耶？」拱辰言塞，且知譖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己愛民如此，真堯舜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出。

許將坐太學獄，下御史臺禁勘。僅一月日，洎伏罪，臺吏告曰：「內翰今晚當出矣。」許曰：「審如是，當為白中丞，俾告本家取馬也。」至晚欲放中丞蔡確曰：「案中尚有一節未完，須再供答。」及對畢，開門已及二更已後，而從人謂許未出人馬却還矣。許坐於臺門，不能進退。適有邏卒過前，遂呼告之曰：「我臺中放出官員也，病不能行，可煩為於市橋賃一馬。」邏卒怜之，與呼一馬至，遂跨而行。是時許初罷判開封府，稅居於甜水巷。馭者懼逼夜禁，急鞭馬躍許失綬墜地，腰膝盡傷。馭者扶之於鞍，又疾驅而去。至則

宅門已閉。許下馬坐於砌上。俾馭者扣門。久之無應者。馭者曰。願得主名以呼之。許曰。但云內翰已歸可也。馭者方知其為判官許內翰。且懼獲墜馬之罪。遽策而走。許以墜傷氣息不屬。不能起。以扣門。又無力呼呌。是時十月。京師已寒。地坐至曉。追宅門開始得入。

仁宗初逐林瑀。一日執政事奏罷。談時政而共美上以聰明睿知。洞察小人情狀。仁宗曰。卿等謂林瑀去而朝廷遂無小人耶。執政曰。未諭聖旨。不識小人為誰。仁宗從容曰。蘇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

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郇公得象為相。又以諫官歐陽修。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它升拜不一。時石介為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為不肖。及有手鋤姦穢之句。頌出泰山孫復。謂介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

以為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定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為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已下。并凶肆棺斂昇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為長者。

夏鄭公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閹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為人主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耶。

西戎初叛。范雍以節度使知延州。環慶大將劉平石元孫之兵二萬。自合水走延州。郭堡平。去延州三十里。令軍士晚餐畢。列隊而行。至地名大柳樹。去延州二十里。日向夕。忽有來使。俗謂急脚子者。宣狀且云。延州范太尉傳語。已在東門奉候。然暮夜入門。恐透漏姦細。請寫放人馬。庶辨真偽也。二將唯諾。遂下馬。據胡床。躬撥隊伍。每一隊行及五里以來。又放一隊。將及一更以後。約放及五十隊矣。二將忽顧問。急脚

子已失所在。二將大驚。遽使人偵視。即云延州城上並無燈火。而前隊不知所之矣。二將知有變。遂整陣而前。至五龍川。去延州纔五里。人心稍安。忽四山鼓角鳴。埃煙斗合。蕃兵牆進。倏忽之際。已陷重圍。蓋西賊前一夕偷號入金明寨。殺李士彬。故東北路斷。而賊兵壓境。以致二將於覆中。延州俱不知也。是時監軍內臣黃德和以兵三千屯娘娘谷。去五龍川不及十里矣。方兵勢窘甚。裨將郭遵策馬奮刃突圍而出。請救於德和。德和畏懼不敢前。而更拒以他語。遵又赴延州求救於雍。已城守不出。逮曉。全師俱沒。二將面縛。遵亦戰死。德和是夕引兵由娘娘谷東南指鄜州路遁去。蕃兵遂圍延州。州幾陷。會大雪。戎馬多凍死。乃解去。德和誣奏二將降賊。朝廷疑之。有旨禁其家屬出。御史文彥博劾彥博具得德和按兵不救及枉路遁還之狀。又明二將不降。朝廷命斬德和於河中府。解二將家屬禁錮。而錄其子孫焉。李重進之叛也。有二子方為宿衛。太祖夜召面語之曰。而父何苦反耶。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乘傳往曉之。吾不殺汝也。二子伏泣戰汗。太祖超遣之。重進方坐轅門。與諸軍議事。忽二子至。又聞聖語。皆相顧大駭。士卒聞之。驚疑不測。而有向背之意。俄而王師壓境。重進不知所為。與家屬赴火死。揚州平。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上以弔伐為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真宗常語宰臣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良由上黨發願之時。左右有聞之者。賊聞此語。知神兵自戢。故堅守不下。至煩再舉也。

東軒筆錄卷之九終

東軒筆錄卷之十

宋 臨漢魏泰著

曹翰以罪謫為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朝辭曰。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序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懇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裹一複。以授內侍收複。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視之。乃一大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詔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為先鋒也。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丞相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仁宗嘉之。即降旨中書令。照真宗召种放事。是時呂許公當國。為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仁宗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

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張在蜀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煅汞為白金張曰若能一火煅百兩乎術士曰能之張即市汞百兩俾煅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歎曰若之術至矣然此物不可用於私家立命工鍛為一大火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尋送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謝絕之人伏其不欺也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而告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罽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黜勉為此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它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上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啟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歸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

夕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亦憮然而去

天聖五年王文安公堯臣狀元及第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湖州是年狄武襄公青始投拱聖營為卒晚年同入樞密院武襄為使文安副焉

宋鄭公庠初為翰林學士仁宗嘗對執政稱其文學才望可大用者候兩府有缺進名是時曾魯公公亮為館職在京師傳聞上有此言遽過鄭公而賀之鄭公覺額曰審有是言免禍幸矣魯公惘然不測而還明年樞副闕執政進名仁宗熟視久之徐曰召張觀執政曰去歲得旨欲用宋庠仁宗曰觀是先朝狀元合先用也又嘗對執政稱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履歷將來兩府有關進此二人既而梁莊肅公適罷相兩府次遷執政以二人名聞仁宗曰可召程戡執政復以異時上語奏陳仁宗曰若遂用察等是二人之策得行也執政遂不敢言蓋梁公之出或云察等所擠上之英鑒皆類此也

先朝翰林學士不領它局故俸給最薄楊億久為學士有乞郡表其略曰虛忝甘泉之從官終作莫敖之餓鬼又有方朔之饑欲死之句自後乃得判他局至元豐改官制而學士無主判如先朝矣

丁寶臣守端州。儂智高入境。寶臣棄州遁。坐廢累年。嘉祐末。大臣薦得。編校館閣書。籍久之。除集賢校理。是時蘇軾新得御史知雜。首採其端州棄城事。遂出寶臣通判永州。士大夫皆惜其去。王存有詩云。病鸞方振翼。饑隼乍離韝。蓋謂是也。

曾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雖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餓烏臺上噤無聲。未幾魯公亦致仕而去。

熙寧以來。凡近臣有風望者。同列忌其進用。多求瑕類以沮之。百方挑挾。以撼上聽。曾子先罷司農也。呂吉甫代之。遽乞令天下言司農未盡未便之事件。張粹明罷司農也。舒亶代之。盡納丞簿言。不了事件甚衆。又河北陝西河東為帥者。各矜功微進。往往暴漏邊事。污鱣隣帥得罪。則邊功在已。此風久矣。而熙寧元豐為甚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荊公為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輿皂走卒。皆籠雀。鵠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聞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嘉祐中。文潞公富鄭公為相。劉丞相沆。王文安公堯臣為叅知政事。始議立皇嗣。而
事祕不傳。雖一英宗亦莫知也。元豐中。文安子同老上書言先帝之立。乃先臣在政
府始議也。其始終事並藏於家。及宣取。上驚歎久之。是時鄭公劉公王公皆已薨。獨
潞公留守西京。遽召至闕。慰藉恩禮。窮極隆厚。冊拜大尉。及還西都。上作詩送行。有
報主不言功之句。兩府並出餞。皆有詩。王丞相禹玉詩。有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
破貝州時。蓋謂是也。

余充為環慶經略使。風涎暴卒。素善王中正。中正多意外稱之。一日上前言及充之
死。中正曰。充素道理性。至其卒時。並無疾痛。倏忽而逝。上一日以中正之言稱於劉
惟簡。惟簡曰。以臣觀之。恐只是卒死也。

吳冲卿初作相。亦以收拾人物為先。首薦齊諶并亮采。洎二人登對。咸不稱旨。又薦
李師德為臺官。而師德不才。自是秉政數年。以至薨日。更不復薦士。而三人者亦竟
無聞於時也。

嘉祐中。近臣執政。多表乞立皇嗣。或云蔡襄獨有異議。洎英宗立。襄方為三司使。仁
宗山陵用度百出。而財用初甚窘。洎蔡風夜經畫。僅能給足。用是數被詰責。永昭復

土蔡遂乞杭州英宗即允所請韓魏公時為相因奏曰自來兩制請郡須三兩章今一請而允禮數似大簡也英宗曰使襄不再乞則如之何卒與杭州其為上不喜如此英宗素憤戚里之奢僭初即位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璋家犯銷金即日下有司必欲窮治知開封府沈遘從容奏曰陛下出繼仁宗李璋乃仁宗舅家也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學士為我平之遘退坐府召衆匠出衣示曰此銷金乎銷銅乎匠曰銅也沈即命火焚衣而罷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於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蘇子瞻為作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惋恨會定為中丞劾軾嘗作詩謗訕朝廷事下御史府鞠劾將致不測賴上保持之止黜軾黃州團練副使軾素喜作詩自是咋舌不敢為一字

王拱辰自翰林承旨除宣徽使張方平自承旨為叅知政事不數日而以憂去服除亦以宣徽使學士院以承旨閤子為不利市凡入翰林無肯居之者熙寧初王珪為承旨韓絳戲之曰禹王行將入宣徽營矣未幾禹王除叅知政事不久遂大拜元豐